

又到一年麦金黄

□ 孔大龙

端午节放假,我暂别喧嚣的城市,踏上了归乡的旅程。放眼望去,田野里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舞,将湛蓝的天幕染成微醺的琥珀色。朝阳为麦尖镀上鎏金,晚霞又将麦浪揉成绸缎,恍惚间,仿佛看见麦神满含丰收喜悦的微笑走来,眉眼间盛满对辛勤耕耘农民的赞许。

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云层,带着些许凉意的微风便轻轻叩响了门窗。我早早醒来,推开门,泥土与草木的清新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深吸几口。

路旁野花肆意绽放,红的像燃起的簇簇篝火,黄的似撒落的碎金,紫的若遗落人间的云霞。它们随性地点缀在绿草间,引得彩蝶翩翩起舞。忽有一两只蚂蚱从草丛中弹射而出,“嗖”地掠过脚边,惊起我发自心底的笑声——这乡间独有的惊喜,多年后仍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转过田垄,整片麦田豁然铺展眼前。金黄的麦浪此起彼伏,如大地抖开的锦缎,又如浩瀚无垠的金色海洋。饱满的麦穗似腼腆的少女含羞颔首,阳光倾泻而下,每一粒麦子都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宛如



无数颗坠落人间的星辰在麦浪中闪烁。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机变换着角度拍摄,定格麦田金黄的丰收景色。

我沿着畦埂缓缓踏入麦田,指尖拂过麦芒,粗糙的触感带着自然的棱角,却又分明能感受到麦苗破土、抽穗、灌浆时的倔强与坚韧。风过时,麦浪沙沙作响,这是土地谱写的丰收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岁月的沉淀,也唤醒了尘封的儿时记忆。

记忆里的麦收时节,村子像被点燃的爆竹般热闹。大人们挥舞镰刀,金黄的麦秆便齐刷刷倒下;孩子们穿梭在田埂间,或脱下布鞋扣蚂蚱,或蹲在地上捡拾遗漏的麦穗。打麦场上,拖拉机拖着石碌碌一圈圈碾过摊开的麦子,“哒哒”声与脱粒机的轰鸣交织成曲;脱粒机旁,人们配合默契,将麦秆“喂”入机器,再用铁叉挑起蓬松的麦秸,扬起阵阵金色的尘雾。那时的我,总爱躺在温热的麦秸垛上,看流云

在碧空作画,听大人们爽朗的笑声混着麦粒簌簌落地的声响,连拂面的风都裹着阳光烘烤过的麦香。

而今,站在同样的麦田里,收割机的轰鸣声早已取代了早年间劳作号子。时光悄然改变了麦收的模样,却带不走刻进血脉里的眷恋。这大片金黄的麦浪,是大地馈赠的油画,更是我永不忘却的“乡愁”。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

再坚持一下
胜利属于你

□ 苗文金

多年前,朋友入职一家私营企业,被分配到销售部门的网上报价岗位。彼时的她,既无专业技术背景,也缺乏管理经验,面对这项工作仿佛置身迷雾之中。她对企业产品的种类、型号、规格一无所知,难以向客户展开专业介绍;对市场行情缺乏洞察,难以精准报价;加之性格内向,销售经验与自信心皆不足。然而,领导给予了她悉心的指导,面对面、手把手地向她传授与客户沟通的技巧。她本人亦秉持虚心好学的态度,通过快速钻研企业产品、深入分析过往中标信息,逐步掌握了工作的节奏。

当时,企业的客户大多通过线下渠道开发,对网上订单普遍不抱太高期望,但朋友却以饱满的热情回应每一位咨询的客户,做到有问必答。遇到疑难问题,她及时向领导请教。就这样,订单纷至沓来,到年底,她竟创造了百万元的业绩,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蜕变。

朋友的出色表现,恰似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同事们对她的业绩既羡慕又嫉妒,曾经无人问津的岗位瞬间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在利益的驱使下,同事们或明争或暗斗,甚至联合起来排挤她。朋友生性不擅争斗,只能眼睁睁看着业绩被他人夺走。而同事们得寸进尺,不仅抢走业绩,还对她百般刁难。朋友虽满心愤懑,但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重新寻觅一份体面且薪资可观的工作谈何容易。即便跳槽成功,职场人际关系的难题依旧存在。她深知,逃避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咬紧牙关选择坚持。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切磋我也。”朋友在挫折中愈战愈勇,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秉持“边学边干”的理念,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充实自己。她对知识的渴求,令同行都为之惊讶。一次,单位中标了一个大型项目,朋友想借鉴其成功经验,打听竞标书细节时,却遭遇同事异样的目光与闪烁其词的回应。她明白,自己已然被视为竞争对手。但她清楚自身实力,深知过往的成绩离不开运气的眷顾。于是,她选择以最朴实的方式学习,适应与提升业务能力。她熟记枯燥的产品知识,通过多渠道收集市场信息,深入分析行情,精准把握价格走势;借助网络学习标书制作、投标技巧与社交礼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破茧成蝶,在销售工作中能够独当一面。从未离开过本市的她,竟独自前往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竞标,一举拿下价值五百万元的项目,这一成绩不仅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也让单位与同事们惊叹不已。

“你根本无需畏惧任何人与事,限制一个人成长的,从来不是外界的阻碍,而是内心的情感。”朋友从行业新手成长为专业人士,凭借的并非盲目自信,而是进取精神。她深刻剖析自身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更为关键的是,她学会了深度思考与解决问题。她明白,只要找准问题根源,剖析症结所在,制定解决方案,再棘手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这正是她飞速进步的秘诀。此外,她还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她顶住各方压力,认准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行。

“再坚持一下,胜利属于你。”拼搏的道路上,她也曾濒临崩溃,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每当此时,她便在心底默默重复这句话,凭借这份信念一路坚持。她的经历启示我们:在职场乃至人生的旅程中,困难与挑战如影随形,但只要我们怀揣坚定信念,勇于直面困境,持续学习与提升自我,就一定能够跨越障碍,收获成功。坚持是划破黑暗的曙光,是通向胜利的桥梁,只要我们不放弃,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远去的叫卖声

□ 宋雁龄

小时候的生活,总是被各种叫卖声填满。清晨,“小酥鱼嘞”的吆喝从马路上传来,拖长的尾音像是还没有睡醒的梦。午后,卖冰糕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经过,最后停在学校门口,他戴着草帽,脸膛黑中透红,嗓音浑厚且底气十足,只要听到他的声音,炎热的天气仿佛也跟着变得凉爽起来。傍晚,伴随着满载十香菜的小推车“嘎吱嘎吱”声,传来“豆腐乳、臭豆腐,卖十香菜嘞”的吆喝声,空气中若有似无地弥漫起臭豆腐的味道,我常常会屏住呼吸,或是用衣袖遮住口鼻。

这些声音的背后,有许多身影,基本上叫不上名字,却又很熟悉。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些在生命旅程中提供了不同味道的人们,后来会在我的记忆深处偶尔浮现。他们或骑着改装过的自行车,或推着平板车,在小城乡村中穿行,又常常会在固定的时间到达固定地点。在等待“吆喝”声出现的过程中,味道仿佛变得更加浓郁。

有时候,我循着声音奔

跑,兜里揣着几枚硬币,冲着背影喊一声“卖糖葫芦的,别走呢”,就能换来满满一口的满足。有时候,听到缥缈的声音走出家门,略微等一会儿,也能满足心中的期待。

记忆最深的,除了在夏日午后停在学校门口的卖冰糕的中年男人之外,还有一位卖麦芽糖的老人。他头发花白,背微驼,每当上午第二节课后的钟声响完,就能听到他的吆喝声:“麦芽糖,拉丝儿的麦芽糖!”

他推着一辆黑色二八式自行车,车座上罩着手工缝制的座套,四块颜色靓丽的花布拼接好,与一块藏蓝色的确良布缝制到一起。后座上,一左一右载着两个装满麦芽糖的容器,容器像是黑色陶瓷,圆圆的、鼓鼓的,犹如小巧精致的粮仓。轻轻掀开木制的盖子,就能看到让人流下口水的麦芽糖。

老人卖的麦芽糖有两种,一种是金黄透亮的麦芽糖,像是凝固的琥珀,透着诱人的光泽,一种是白色略浓稠的麦芽糖,如同天空飘动的云朵。

我跑到校门口时,同学们已经将老人包围,里三层,

外三层,有正在掏钱买的,也有吞咽着口水围观的。这两

种麦芽糖我都很喜欢吃,常常因为不知道选哪一种而犹豫不决。这时,老人会说:“这有啥难的?这次吃黄的,下次吃白的,这次吃白的,下次就吃黄的嘛。”说完,他用高粱细秆裁成的特制签子,手脚麻利地在左边陶罐里顺手刮几下,拉拔出黄色透明的细丝,熟练地缠绕好递给我。我总是舍不得立刻吃,顺时针、逆时针伸转多次,直至发白发硬,在上课钟声敲响的最后一刻,三下五除二全部吞进口中。这是至今都让我难以忘记的最好吃的麦芽糖,糯糯的、黏黏的,特有的甜香在口腔里一圈圈旋转缠绕后慢慢溶化。我第一次记住了味觉的奇妙感受,麦芽糖的味道更像是穿越了时空,成为记忆中最温暖的味道之一。

现如今,街道变宽了,楼房变高了,城市中流动叫卖的身影越来越少,熟悉的吆喝声和流动的味道也将在生活中消失。而我的记忆深处,那麦芽糖的味道仍在跳跃,这味道,早已不只是单纯的食物味道,而转化为光阴和童年的味道,声音虽远去,味道却难以忘怀。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

战士的脸盆

□ 梁桐纲

“你知道这洗脸盆,除了洗脸、洗脚,还有和馅吗?”在电影《荣耀》中,主人公杜超教育误入陷阱的少年李洛时的一句话激起了我有关脸盆的军旅记忆。

1974年的深冬,祖国北部边疆乌兰察布的大山里,多了一队从内地应征入伍的青年战士,一个个十七八岁稚嫩的脸庞上充满着青春的阳光。在我们结束新兵连训练分兵到作战连队时,每个战士的背包后面,比入伍时多了一个搪瓷脸盆。那时,部队以山间作战阵地为据点,以各作战连队为单元,星罗棋布般驻扎在大山深处的沟沟壑壑,以阵地为家。无论机关还是连队没有专门的洗漱间,更谈不上有水管、淋头、瓷盆等。干部战士们洗脸泡脚、刷牙接水、擦背温水、洗衣盛水等等,全靠着这个搪瓷脸盆。在野战军战士的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脸盆不止充当着如此众多的角色,电影

《荣耀》中说的用洗脸洗脚盆来和馅,则是这个多用军盆担当的另一角色,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不是凭空造作。

197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部队在战备值班中休整一天。按照规定,部队节假日伙食改一日两餐。上午九点早餐时,连值班员在饭堂高声宣布:“今天改善伙食包饺子,下午以班为单位到炊事班领馅领面,谁先包好谁先煮。”在食品供给相对匮乏的年代,戍边的战士们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水饺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快到领馅的时间了,班长让我准备脸盆,和另外一名战士去炊事班领馅领面。由于不同年份入伍战士的脸盆式样不一,黄的、绿的,还有花的,我选了两个碰撞瓷面较少的脸盆,用清水洗了一下,将水渍擦干,与战友直奔食堂后满载而归。年轻的战士们充满着智慧,面,在脸盆里用温水和好;擀片,没有案板,拆开木制子弹盒反过来用;没有擀面杖,削圆的干树枝都

派上了用场。饺子包出来了,没有盖帘盛放,一个个脸盆底撒上面粉便闪亮登场。在炊事班大铁锅腾起的水雾中,煮好的饺子又盛回脸盆里。战士们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水饺,一个个犹如过年般快乐。

其实,边疆战士们的脸盆用途还不单单如此。脸盆漏了,战士们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设法修补好再用;几番修补实在不堪使唤,战士们会将脸盆填满土肥,栽上山间野花,美化营区环境。那些年,战士们的棉料冬外罩经常破损,需要缝缝补补才好穿着。于是,我向四姐要来一件六十年代部队配发的人字呢黄色冬裤交替穿着,减少了缝补。尽管在当时,这种上绿下黄的军装配穿是允许的,但自我感觉还是不太协调。休整日,我到商店买回一包粉末状军绿色染料,按照说明,布料需要在铁锅里用沸水翻煮。一个战斗连队除了食堂做饭,哪里来的铁锅?这时,脸盆便又有新的用武之地。通红的炉火上架

起盛上水的脸盆,放入染料,沸腾的水浸染着裤子,也沸腾着战士心中的愉悦。裤子染好了,穿在身上,感觉精神了好多。

那年春节,战士的脸盆在连队举办的联欢晚会上可是出了风头。“三句半”,是最适合连队战士创作和表演的小节目。表演场上,一队四个演员需要每人手里拿一个敲得响的道具,为了更有娱乐性,聪明的战士们想到了脸盆、饭盆什么的,节目里那不算协调的敲打声,却给欢快的节日带来了不一样的喜乐。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副班长赵金龙,在晚会上用脸盆等做道具扮演的村妇形象。一群“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的小伙子们,看到赵副班长头裹花方巾,一只手卡着放在腰间的洗脸盆,扭动着身躯刚一出场,便轰然间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那声浪似要把食堂演出房的房顶掀翻……

时光在流逝,但战士的脸盆故事却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曾流逝。

艾蒿香

□ 刘兰根

幼时的老家宅院在村子边上,往村东走几步就是漫无边际的田野,这一大片地为旱地,且土质不好,坑洼不平,远望去零零散散的树木倒也绿树成荫,有村民开垦一块地种了高粱或谷子,收成甚微。这片土地上,野菜层出不穷,砍了又长,孩子们放学后经常来这里割草砍菜,喂猪、喂牲口,这里也是大家跑闹嬉戏的好地方。

有一种野草叫艾蒿,又称为艾,味道非常浓郁,猪吃起来常常皱眉头,或者干脆剩在猪槽里。艾蒿却是我们的宝贝,在田野里割破手指,刺破脚趾的情况常有,拽一把艾蒿叶,揉碎,按住伤口,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清凉的感觉顺着毛细血管溢满全身,不一会儿就跑去和同伴追闹了。乡下的孩子没有那么娇气,在田野里长大,田野里有生存的根本和宝藏。

清明时节,艾蒿鲜嫩,母亲把新鲜的艾蒿焯水后剁碎,放进发好的面团里揉匀。蒸熟后的艾蒿更加碧绿清香,带来了春天的色彩和味道。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草茸淡着衣。”端午节到了,这一天俗称“五月十五”,母亲说这一天是“毒日”,天不亮,母亲就去村东采来艾蒿,放进锅里加水煮,再放进10来个笨鸡蛋同煮,我们还没有睡醒,母亲就把热乎乎的鸡蛋拿到了我们的枕边,轻声喊醒我们趁着太阳未出,赶紧吃鸡蛋,说是吃了这样的鸡蛋,一年里五毒不侵,驱邪避灾。我们惊喜地翻身剥开那鸡蛋,吃完一个都过瘾,看看盆子里剩的,有时候忍不住会再拿一个。

睡醒后,我们用母亲淘出的艾草鸡蛋水洗眼睛,洗脸,清凉明目,神清气爽。

“五月十五”过后,蚊虫也多了起来,身上常常被叮得到处是包。母亲教给我们一个土方子,把艾蒿嚼碎,用带着自己唾液的艾蒿擦涂鼓包的地方,鼓包很快就落下去了。

母亲把割来的艾蒿晒干,晚饭后,在北墙下燃起艾蒿,烟雾缭绕,香气袭人,在院子里铺一块旧包袱皮,歇息纳凉,香气驱散了蚊虫。一两个小时过后,

进屋睡觉,艾蒿的烟气透过土坯墙的缝隙,透过门缝、透过窗口的纱窗,浸到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伴着好闻的味道,进入香甜的梦乡。那时候,哪里舍得买蚊香、蚊帐,一把艾蒿的烟气,就能换来一个没有蚊虫叮咬的夜晚。

母亲常年下地,落下了风湿的毛病,一到冬天,胳膊、腿就疼,母亲把晒好的艾蒿放到厢房,冬天的夜晚,母亲经常用熬好的艾蒿水泡脚、用浸了热艾蒿水的湿毛巾一遍遍捂胳膊,直到身上微微渗出汗来,母亲的面色越来越红润。纳鞋底,母亲的手比谁都快,下地除草,母亲的大号,用麦杠口袋,母亲一手掐腰,一手托着肩上的口袋,健步如飞。能干、有力量,是母亲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而她伤痛的筋骨,只能靠艾蒿水慢慢疗愈。

家人外出做生意后,我们远离了那片长艾蒿的田野,母亲在后院里种下了一片艾蒿。那个夏日的中午,我回来看父母,闻到院子里浓郁的香味,不由纳闷,母亲欣喜地说“我种了一片艾”,说着领我到那片艾草前,从从嫩绿随风摇动,从来不种花草的母亲唯独种了艾草,我也跟着高兴,觉得一向以勤劳朴素为美的母亲也有了诗情的浪漫情怀。

回城时,母亲拿出一包晒干的艾草让我带回,让我驱蚊用,说“艾比蚊香好,没毒”。

晚饭后,我关上卧室门,把艾草放进一个旧搪瓷盆里,点燃后,袅袅细烟飘起,慢慢渗入鼻孔、毛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盘腿坐在床上,享受这充满香气的静谧和安宁。十几分钟后,先生因半天没听到我的动静,打开房门一看,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大声喊道:“你这是烧的什么?”

“五月十五”过后,蚊虫也多了起来,身上常常被叮得到处是包。母亲教给我们一个土方子,把艾蒿嚼碎,用带着自己唾液的艾蒿擦涂鼓包的地方,鼓包很快就落下去了。

母亲把割来的艾蒿晒干,晚饭后,在北墙下燃起艾蒿,烟雾缭绕,香气袭人,在院子里铺一块旧包袱皮,歇息纳凉,香气驱散了蚊虫。一两个小时过后,

那年春节,战士的脸盆在连队举办的联欢晚会上可是出了风头。“三句半”,是最适合连队战士创作和表演的小节目。表演场上,一队四个演员需要每人手里拿一个敲得响的道具,为了更有娱乐性,聪明的战士们想到了脸盆、饭盆什么的,节目里那不算协调的敲打声,却给欢快的节日带来了不一样的喜乐。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副班长赵金龙,在晚会上用脸盆等做道具扮演的村妇形象。一群“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的小伙子们,看到赵副班长头裹花方巾,一只手卡着放在腰间的洗脸盆,扭动着身躯刚一出场,便轰然间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那声浪似要把食堂演出房的房顶掀翻……

时光在流逝,但战士的脸盆故事却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曾流逝。